

關於支那學研究之目的

狩野直喜^{*} 著

陳威璿^{**} 譯

一、應由第三高等學校之有志者組織支那學會。我大學中亦有支那學會，然性質有些許殊異。我大學之學會員，主要為支那哲學、支那文學、東洋史之教員、畢業生、學生，雖不無校外會員，亦皆從事以上三學之人也。然入此學會者，不必限於大學文學部。又縱令入文學部，亦不獨欲專攻此三學之人。惟有心於支那研究、支那文化研究本業以外者不多，其為此支那學會之特色，亦予所以祝福此學會之成立。

二、第一，予對此學會可想像者，乃「支那學會」此名義。支那學與吾人歷來所謂之漢學，其指涉不甚有異，然則何以不言漢學會者，惟漢學會則不可。此為漢學聽來迂疏，支那學聽來新奇乎？予非出於此輕浮之動機。蓋漢學此語與支那學，聽來雖同義，又同時多少有內容上廣狹之差異。支那學者，即“Sinology”，即以支那為學問研究之對照，對起於支那之文化——人文科學方面乃至自然科學方面，人文科學方面為支那哲學、宗教、歷史、文學、語言、美術、法制等；自然科學方面為天文、曆算、醫藥、動植物等，就此各層有種

* 狩野直喜（1868-1947），近代日本代表性漢學家之一，京都中國學派開山祖師，被視為日本現代中國學之父。

** 譯者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。

種研究面，又非一人之所能，而其對照為支那——古代支那與現代支那，時代面上人人所取可以不同，然不脫「支那」範圍。故我國昔日稱作漢學，專研經、史、文者，與今日支那學之範圍相異。今日我帝國大學內，有支那哲學、支那文學、支那史、東洋史等學科，然支那學所涉者不限於此。惟須事先注意：支那學範圍甚廣，與前人限於經史文之漢學，有內容廣狹之異，然支那學之基礎為「古典」，捨此則前述之支那學科任一物皆不可研究也。支那雖含橫亙四千餘年之文化而立，其起源則甚舊。而作為支那文化之特色，在古代與他國相比十分進步，然支那人具有一種尚古之弊，不許更進一層。就思想方面言之，例如儒教，其學問學風，於漢、唐、宋、明有各自之變化發展，然其基礎則在六經。不知六經，則一切皆不可曉。又文學方面，漢、六朝、唐、宋、明、清各有特色，然不讀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，則不明後世文學。歷史亦然，所謂六經皆史。又就自然科學方面而言，例如研究支那天文學，則不可不讀《詩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等。調查地理，亦不可不自支那最古之地理書《尚書·禹貢》開始研究。於動植物，亦如孔子之言，因《詩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故不可不由此讀之。總而言之，經書固然，先秦以前之古典，乃支那學之基礎。接著有一事須勞駕各位思考：蓋支那學問起源於古典，與此同時，未有如今日一般之分科。故今日我輩研究支那學之內容或事物，如支那哲學、文學、歷史、藝術乃至天文地理，單究一事則不可曉。例如欲知支那文學，亦有必要知其思想；理解其藝術（繪畫、雕刻），亦須知其文學。此等學問皆非各自獨立，皆產自支那，互有連結。故今日吾人掌握此等問題進行研究時，須自古典之內擷取必要資料，不可不以現今之科學方法加以研究。於此，古典之學問尤為必要，從事此學者不可不知。

現今學校及一般社會，留心於漢文者甚少。不獨前述之專門支那學者罕見，唯務過往風格之漢學者亦鮮。又或有雖對支那感興趣，欲了解支那思想、文學、歷史者，然無法閱讀漢文。予常為人問及：

漢文對我國有必要乎？予不知「必要」之意為何。若此「必要」為生活上之必要，又更明白地說，乃求職謀生之必要，則今日行政官、司法官、公司職員等，皆無漢文考試，若只此等之必要，則不習漢文可也。此處討論與此低等意義之「必要」相異，而是讀漢文而又進一步理解支那事物時之意義。換言之，擬試就支那學之目的為何加以申述。予今暫時離開日本之支那學，討論西洋諸國中支那學之情況為何、以何種目的發展。如此，則日本之支那學、支那研究是否有必要，將不言自明。西洋之支那學雖可統而稱之，然各國之支那學目的不同，因此研究態度亦有差異。

今暫以法國為例。法國因種種原因，於西洋諸國中，支那學尤為發達，西洋之「支那學」被譽為「法國之科學」。

法國之 *College de France*，自百年以前開始設立支那文學講座，自第一代 *Abel Rémusat* 開始，有 *Stanislas Julien*、*le Marquis d'Hervey de Saint-Denys*、*Edouard Chavanne*、*Henri Maspero* 共五位教授。又以往曾由一講座變為二講座，於河內有極東學院。在巴黎有圖書館 *Bibliothèque National*。其支那學發達原因為耶穌會教士之活躍。

支那學傳入耶穌會法國教士之手，又隨之傳入世俗。法國與支那間之關係為純粹學術態度，將之作為世界文明之一而進行研究。我國過去文明，亦無一不受支那文明、思想方面、法律制度、音樂美術之影響，例如浮世繪。

第二為德國。（以下闕文，僅列舉條目）*De Groot* 柏林、《道藏》、取信於皇帝、國立圖書館、館長之語、東洋語學校、漢堡市、「俄國東洋語學、莫斯科」。

其有何必要、「日本與支那」於今日相提攜、兩國感情阻隔之原因、兩國之感情融和、將軍請坐。

月計不足歲計有餘。兩國人彼此相知，與支那文化有所共鳴。

第三為精神修養。

（大正十三年六月，第三高等學校支那學會演講原稿）